

# 凰权

完美终结

HUANG  
QUAN  
【下】

天下归元·著

TIAN XIA GUI YUAN  
WORKS



帝京依旧，谁的眼神搅动风云，旧恨深藏，  
她怀暗刃，束长发，  
于阴谋朝堂政敌窥伺之中步步崛起。  
他逐白鹿，覆金鼎，  
做一场几近无望却不肯放弃的追逐。  
爱情是烙在肌肤上的印，  
灼着翻生覆死的痛，散着心事悠长的烟。

天下归元·著

# 凰权

完美终结  
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凰权：完美终结/天下归元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99-5019-8

I. ①凰…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4632号

**书 名** 凰权：完美终结（上、下）

---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文字 编 辑** 李文峰 王沁滨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650千字

**印 张** 48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019-8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爱在黑暗最盛处

文/凌雪青杉

他们，都历尽世间最黑暗的阴谋、算计、背叛、杀戮。然而，我终究认为，无论他们是多么漠然地看这个肮脏的尘世，但最终，却只是一些渴求尘世最后一点温暖的人——凡人。

爱，在黑暗最盛处。

——题记

忘记了曾在哪里发表过微言，说《扶摇皇后》是传说，而《凰权》是史记。传说高歌世界无遮掩的喜怒与光明的希冀，而史记则赤裸裸地用凝结的鲜血抹绘阴谋与牺牲，阔大暗沉的背景上亿万轻若草芥的血骨堆砌万里江山舆图。

而今，回首三四年时光，我却要珍重地叹一句：归元笔下，都是传奇，自《燕倾天下》走来，无一不是几许经年之后仍能从故纸中透出鲜艳光彩的传奇。那些生动的容颜啊，无论红颜抑或是枯骨，都在漠漠红尘中被有心人铭记。

因为想着要为《凰权》写个长评，因此心中把那些零碎的感动、当初一气呵成看完《凰权》的感慨，统统梳理一番。再叹一回，这书写尽了权谋。其中的尔虞我诈看得人心惊、心凉、心疼，看出了眼泪。

《凰权》里的这些人，他们都历尽世间不堪，无论是步步为营意在天下的宁奕、一身天水之青漠然立于天地之外的顾南衣、如长风朗日般光明爽朗的赫连铮、春风得

意之后内心已荒芜成冢的晋思羽，还是一生里都在被迫着追求、努力对得起任何人的凤知微，他们都是拥有星野璇玑之才，却被世人无情轻践了一颗真心的人。他们或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或登极武道之巅，或心中富有长风四海，却也怀抱永世孤独，在心灵的层面上四野空旷，寰宇皆是不语的星海。

他们，都历尽世间最黑暗的阴谋、算计、背叛、杀戮。然而，我却终究认为，无论他们是多么漠然地看这个肮脏的尘世，但最终，却只是一些渴求世间最后一点温暖的人——凡人。

归元的作品令人叹服，原因是很多的，不必说。归根到底，归元的超凡所在，就是她拥有绝大多数作者难以企及的掌控力。她笔下展开的故事如古卷宏图，你初窥端倪时惊心于未知处的暗流涌动，待一点点获知真相时又震服于布局的缜密宏大，最终庐山尽现，我们早已震惊得口不能言，如仰神迹。全局尽已在握，江淮河网般绘成惊世之谜，这也只能是归元；而归元另一令人钦佩之处就是，她并不是只会运用空洞的华丽或是只有丰富想象力的作者。她的才华横溢令华丽与缜密相辅相成，那些或沉重或温暖的场景流水般泄自于一支神来之笔，不假思索，纯出自然。

因此不能学，因此有独一无二的归元。

翻云覆雨尽在掌握之中的归元，将《凰权》推上了巅峰。

我向来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归元的经典，和人说起时总是讷讷几句又至无言，因为我以为这样极深挚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末了只是无奈又玩笑般地说一句：“看了归元的书，已经目下无尘了。”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爱，比山海阔大！归元写得出，后人竟无法换一字描摹。

每每提起《凰权》，总不免想起我深夜里的一场泪流满面。这许多光彩夺目的人里面，却独独为他流泪。赫连铮。一度，我认为他和《扶摇皇后》中的战北野很是相似，无论是性格或是他做出的选择。有了这样的误区，以至于，以为他会和战北野陪伴扶摇一样，伴知微至最后。却不料他的死亡在中途，那么突然。如同一束亘古不变的光，只待它悍然中断时你才发觉暮色四合、空旷冷寂，终至恸不成声。归元最善用平静的笔触书写最沉重的感情，这个光明之子的死亡，如斯平静，又如斯轰轰烈烈。一句“第二代草原顺义王薨”便勾出了积蓄多时的眼泪，看到“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辈子，我的大妃是凤知微。’”时，书外的人早已泪流满面。一生里，他拥有和凤知微最近的名分，却没有最近的距离。这个真挚热烈的男儿，当年京城中车窗外的惊鸿一瞥，已注定他追逐的一生。世人以色相取人，视珍珠作鱼目，独他

识得她的好，无论是清贵无双还是黄面垂眉，他一样稀世珍宝般捧他在手心，一生一世，不肯放落了。华琼朗然宣誓：“我爱他比山海阔大，胜过所有。”赫连铮何不如此？就如他生命尽头，辛苦地熬过千万里路，杀尽最后一个敌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不过是，不肯毁他一字名誉，损她一分利益。他注定死亡，却穷尽心力地活下去，他纵死，也要将一切留给知微。“他死于草原界碑前，死前流尽鲜血”。他识她短短几年，却蔑王侯、入书院、请旨求婚、违抗神明……欢喜得如同瞬息；而漫长得，却如同一生。

从此长天绿野，又哪会再有一个人涎着脸粘上来唤“小姨”，哪会再有一个人朗声宣告——“这是我的大妃。”

再也没有。

这一张张鲜活的容颜，或浓或淡，几许经年都难褪却，书里书外，都有人轻抚了他们眉目，珍藏了他们心意，念他们于口边心头，宛转诚挚，不在乎是否有永恒。

世间大概难有永恒，如同我们希望顾南衣伴凤知微一生一世，将所有意图不轨的宵小拎起丢出。但他终是懂得了尘世间那些辛酸的感情。懂事了的小呆目光俯仰山河，看尽世间光风霁月，却只能，怀一捧清风，揽一缕明月，从此世间一人，只影相随。亲爱的小呆，我为你笑过哭过爱过疼过，怜惜你的不完全，最终你拥有了心智的完满，我们却只能止步于你倾城绝世的容颜。因为，我们不是凤知微。

南衣，你未曾做错。你只是，将一个人，当做了一生。

以生命作守护，万死莫悔。这没有错。

如果你从未走出过那方小小的一尺三寸天地，是不是也很好？你做着套中人，每碗肉必须得八块，你看不见世间流光溢彩。你的世界，只有一个人，但那时的你虽不知世间疾苦只能体会自己的疾苦，你虽不懂何谓快乐何谓爱慕，但毕竟那时，你是快乐的。

南衣，那时，你不懂，你是快乐的。

《凰权》的基调不是明丽的，赫连铮和顾南衣用他们的光明与单纯铸就一方干净。但并非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怜惜。如宁奕，如晋思羽，他们一生里都在算计，但他们心思缜密谋算天下并非他们之过，他们也不过是被乱世推行的人中一些不甘挣扎的身影，他们深沉的心计不能有辱他们的真心。

爱，素来与世人无由。

他们的爱，因为凤知微的存在，亦天下无双。

在看其他文时，我们常不能满足于一见钟情的解释，认为女主角不配得让男主爱若生命。但归元的文不会。我们为已死之人伤悲，为天涯飘零之人叹息，却不会责怪凤知微一分一毫，因为我们也爱她。身为书外人，我们同样喜欢她的品性和胆魄，我们敬佩她做成了我们不敢做的事，仰慕她拥有常人难有的坚忍，不忍加一言以责备她的选择，也认为她天下无双，当得起世间最优秀男子们的追逐。

因此，城府之深若宁奕，也爱上了不该爱的人，终至袖手天下，与所爱之人隐于天地河山；温雅缜密如晋思羽，也被骗去了最后的真心。所有权谋不过是工具，到最后，终究不抵佳人一笑，城池灰飞。他们这一世里与凤知微的际会，不知是幸，或不幸。所幸者，览遍世间最美的风景；不幸者，孤独一生。可是我想，即令失去性命的赫连铮、从此寂寥的顾南衣，还是一无所有的晋思羽，都不会为此而后悔。他们本是尘世里至高至尊之人，本该一无所有孤独终老。那段回忆——关于一个动人女子的回忆，是他们生命里的恩赐。心里，住了一个人，便不再空虚，不也好过心如飘萍吗？

《凰权》百万字里写尽了挣扎与无奈、喋血满地，总有让我们难以面对却不能不面对的人性。一切黑暗纤毫毕现，这是归元的高明。她没有告诉我们人性的良善与丑恶，她只是静静写着，家国儿女的血脉皆流淌在一支笔间，看时，便繁花盛开，有了生动。

但纵使《凰权》暗海浮沉的阔大背景之下，人性中那些明灯般的光芒仍在熠熠生辉，让我们在绝望处逢生，于毁灭时恒在。

光明，总存于黑暗最盛处。

这，是真理。

目 录

上

卷三 殿前欢 1

第一章	从头再来	3
第二章	对酌	15
第三章	设陷	26
第四章	生死之交	40
第五章	静夜听箫	53
第六章	佛也有火	63
第七章	怒抽	73
第八章	翻盘	81
第九章	春夜如许	88
第十章	春色	95
第十一章	一枝红杏上墙来	103
第十二章	该谁负责	117
第十三章	桃花	124
第十四章	这样爱过	134
第十五章	河西隔壁的母狮	142
第十六章	温泉水滑洗凝脂	149
第十七章	风流	157
第十八章	相携	165
第十九章	反击	172
第二十章	此间少年	182
第二十一章	泛舟	192







第二十二章	三人之局	199
第二十三章	心有灵犀	207
第二十四章	心意	216
第二十五章	这样一个我	226
第二十六章	女人三段论	236
第二十七章	寻欢	245
第二十八章	八卦记录	253
第二十九章	火凤	262
第三十章	故人重来	271
第三十一章	我介意!	280
第三十二章	八卦阅览记	288
第三十三章	秘闻	297
第三十四章	割舍	305
第三十五章	情缠	316
第三十六章	情斗	323
第三十七章	月满团圆	333
第三十八章	杀宫	346
第三十九章	女皇	359



## 目 录

contents

# 下

第四十章 离 375

## 卷四 朝天子 387

- |      |         |     |
|------|---------|-----|
| 第一章  | 淡月梨花    | 389 |
| 第二章  | 星月神话    | 395 |
| 第三章  | 木瓜好礼    | 403 |
| 第四章  | 这么近，那么远 | 413 |
| 第五章  | 倾江      | 422 |
| 第六章  | 乘虚而入    | 430 |
| 第七章  | 针锋相对    | 439 |
| 第八章  | 求婚      | 449 |
| 第九章  | 做媒      | 457 |
| 第十章  | 出手      | 466 |
| 第十一章 | 爱恨如狱    | 478 |
| 第十二章 | 白月光     | 493 |
| 第十三章 | 合谋      | 502 |
| 第十四章 | 百密一疏    | 511 |
| 第十五章 | 我的大妃    | 518 |



第十六章	黄金台上一席酒	534
第十七章	复仇之血	547
第十八章	衰心	557
第十九章	旧情	571
第二十章	恩仇	580
第二十一章	纳妃	593
第二十二章	风起	604
第二十三章	断发	615
第二十四章	纠缠如鸩	626
第二十五章	身世如谜	639
第二十六章	真假公主	649
第二十七章	天命博弈	659
第二十八章	分土裂疆	673
第二十九章	似是故人来	683
第三十章	皇城之巅	692
第三十一章	江山如梦	706
尾 声		717
番外	彼岸如花	719
总 章	大成之亡	746



目 录  
contents

卷三



殿前欢





# 第 一 章 从 头 再 来

深红朝阳里，十丈城楼上落下的人似一叶草，摇荡在雪野之上。

万众仰首，因这瞬息城头变幻，忘记呼吸。

喋喋粉碎的那一刻，青色砖雾腾起，遮没视线，砖雾里探出一只手，闪电般一抓。抓在空处。

隐约一声裂帛声响，一片顺滑如流水的衣角飘落。

城墙上，晋思羽怔怔而立。

他的手僵在那空处，抓着一片虚无。

心似乎也坠进了冰冷的虚无。

半晌他缓慢地一缩，自己都似乎听见了僵硬骨节摩擦的咯咯声。

凤知微如愿以偿地落了下去。

她所在的位置，下面是近卫营，万千长矛直竖而起，落上去便是一个血筛子。

她最后清醒的意识，是自己在轻盈地飞，急速坠落的风声里，往事如流水滔滔而过。突然便觉得很宁静。

刷、刷、刷。

天盛军阵中掠起好几条人影，都张开双臂迎向下落的女子，希望用自己的臂弯接住她，或者宁可做了她的肉垫。

却有一条人影，踩过人头，快过流光。

那条黄色人影暴起于仰头傻傻看向城楼的近卫营中，飓风般卷过所有人头顶，用一生最快的速度飞驰而起，迎上凤知微。

“拦住他！”

城楼上吼声暴怒。

醒悟过来的近卫营纷纷拉弓射箭，奈何那人远在众人脑袋之上，而姚扬宇又带着骑兵们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宗宸有些忧心地抬头看着那条黄影，顾南衣接到凤知微容易，接到后顺利落下却很难，城楼坠落的巨大冲力好比十位高手齐齐当胸出掌，一旦承受不住落入近卫营，后果不堪设想。

黄影飞纵，半空中已经触及凤知微垂落的手，手指相触，顾南衣突然拈指一甩，横臂一抡，一股巧劲将凤知微下落的身形平平地推飞了出去。

直落瞬间变成斜飞，凤知微飞下的方向已经落向近卫营之外。

赫连铮、宁弈同时暴起，后者位置虽然远些，却比扛着大刀的赫连铮要轻盈，两人几乎同时接住了凤知微，一个揽住了她的肩，一个抱住了她的腿。

两人半空中还来得及对视一眼，各自冷哼，在凤知微身子底下似乎各做了个动作，随即一声闷响，两人肩头都晃了晃。

那边顾南衣半空全力推出凤知微，巨大的冲力顿时全部由他一人承受，闷哼一声唇角已经溢出鲜血，悬空里一口真气用完，身形直线坠落。

赫连铮一回头看见，大惊之下立即放开凤知微奔过去要救，但隔得太远哪里来得及。

好在还有个宗宸，顾南衣刚接到凤知微他便飞身而起，计算着顾南衣落下的位置立即撒出一把灰雾，灰雾散开之际四面的近卫营士兵齐齐软倒，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砰的一声，顾南衣正落在这些肉垫上。

宗宸立即踩着肉垫抱起顾南衣后奔出，没被软倒的近卫营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宗宸已经到了对面，赫连铮正好迎上来，大喜道：“你有这么灵光的药，为什么不拿出来到处撒一撒？咱们仗也就不必打了。”

宗宸没好气地白他一眼——你以为这是草原的糍粑酥油茶里的芝麻？这一把便撒掉了他十年的珍藏，肉痛得很，都只为了凤知微和顾南衣。

宗宸现在可没空和赫连铮斗嘴，赶紧先看看顾南衣，还好，落下时他护住了心脉，只是受了点内伤，现在和凤知微一样，因为城楼太高导致的冲力，暂时晕过去了。

抬头向城楼上望去，破碎堞垛旁，安字大旗下，那人脸色铁青，死死盯着坍塌的堞垛，像看着一个骤然破碎在眼前的梦。

赫连铮笑眯眯地看着晋思羽，对着他挑衅地做了个挽弓的姿势。

城墙上晋思羽的手，险些将墙砖捏碎。

宁弈一直默默地抱着凤知微，低头凝视她一抹冷笑尚未散去的容颜，手指微微颤动，似乎想要去抚摸，却最终停住。

相隔一年，第一次真正如此之近地拥她在怀，感受到睽违已久的真实的她的存在，他突然觉得欢欣得连心都在颤抖。

有些幸运竟不敢一次要得太多，怕损了一生的福，只这么拥着，便觉得已经很好，很好。

他的手指停在她的颊边，替她理去鬓边一缕乱发，随即缓缓站起，冷声道：

“战！”

长熙十五年正月初一，天盛和大越继白头崖之战后，再次在边境浦城大战一场。

那是一场混战，天盛骑兵营包围着浦城近卫营，大越主营包围着天盛骑兵营，然而边境天盛又派出骑兵，袭杀向大越主营，大家都在腹背受敌，一场仗打得昏天暗地。

天盛本来抢占了先机，但南地士兵不耐久寒，宁弈不欲和晋思羽纠缠到底，一路且战且退却丝毫不失分寸，最终双方在原先边境和平友好分手，大越军队一直跟到了边境大营附近却无可奈何，就和礼送他们出境似的。

战后清点下来，还是天盛这边小胜，晋思羽却也不吃亏，他居然还是采纳了凤知微的建议，在递交朝廷的军报上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宁弈从容退走说成是铄羽而归，并说敌军连夜偷袭越军主营，然主营时刻防范森严而未有损云云。

天盛这边管不着大越的花招，只顾着自己欢喜——他们的魏副将没死，回来了！

天盛大营弥漫着欢喜的气氛，人人面带笑容，尤其是姚扬宇那几个。领了六十军棍的姚扬宇，从刑凳上爬下来，捂着屁股就笑，让人疑惑这是不是又是个刘源第二。

主帐内气氛却要差些，因为凤知微还没醒，因为宗宸从凤知微那倒霉孩子体内又测出一种奇毒。

奇毒出现，原先担心的毒人却没有发生，到此时宗宸也明白了，凤知微坚持回去和晋思羽谈判，是选择将自己的毒人之毒，化成了只对她自己有伤害的内毒。

赫连铮知道这事后，第一个跳起来大骂，毒人又怎样？大家小心些就是了，何必做这种选择？顾南衣则一直坐在床边握着凤知微的手，没日没夜地看着她，像是生怕一眨眼，又把这家伙搞丢了，或者又被这家伙给丢下了，他嫌赫连铮吵，影响他看护他家知微，一脚将赫连大王踢了出去。

赫连铮在泥灰地里打了个滚儿，听见从不主动发表对他人看法的顾南衣，干巴巴地道：“这才是她。”

赫连铮坐在地上，抓着头发左思右想，最后叹了口气。

是啊，这才是她。

凤知微体内那种奇毒，因为是从蛊毒转化而来，对那蛊毒还不够了解的宗宸自然一时也没能找出解法。这日又在帐篷里苦思，忽然一个家伙大步生风进来，不用抬头就知道走路这么有劲的只有赫连铮。

大王左佩刀右背剑，抓着个小包大步走来，他最近不再用鞭子了，至于原因，没有人知道。

赫连铮将那小包往宗宸面前一递，喜气洋洋地道：“老宗，我差点都忘记了，那天我回去找春荣，无意中在淬雪斋后墙下挖出了这个东西。”

宗宸打开，看见那东西，顿时眼睛一亮，一拍赫连铮肩膀，“好！很好！多谢你赫连兄弟！”

赫连铮揉着肩膀咧嘴笑，目光发亮地问：“解药没问题了吧？”

宗宸摇头，赫连铮一怔，亮闪闪的目光立即暗下去。

“是这样的。”宗宸看了心有不甘，连忙道，“这是蛊引，想必晋思羽培育双生蛊的时候，给它喂食过这个，如今我可以根据剩下的这些指甲上留有的蛊的毒液和气



息来寻找解法，比一点头绪都没有要好上很多，要是当时那个小罐带出来就好了，也许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些……”

“我立刻再去拿！”赫连铮一捋袖子就向外走。

“别。”宗宸一把拉住他，“你做得对，晋思羽将来一定还会去查看蛊罐，留在那里比拿出来作用大。”

“那便拜托你了。”赫连铮双手抱拳，诚挚地道，“只要先生能找出解药，草原上下，俱感念先生大德。”

“别这么文绉绉的，我不习惯。”宗宸失笑，“这本来就是应当做的。”

“说到应当，”赫连铮突然嘻嘻一笑，凑过脑袋道，“我一直不明白，以先生这般出身人才，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甘为知微驱策，和她的身世有关吗？”

宗宸默然半晌，道：“知微和大王你说过她的身世吗？”

“没有。”赫连铮摇头，“不过知微很多事也未曾特意去瞒我，当初帝京那事我后来赶到，多少还是知道的。”

“既然如此，”宗宸这次说话更慢，字斟句酌，“大王还是和知微走得极近，不怕草原将来受到牵连吗？”

“什么牵连？”赫连铮哈哈一笑，“呼卓部桀骜不驯，看谁顺眼就是谁，谁规定天下谁家？谁必须忠于谁？赫连铮发过誓，赫连铮的草原，永远是他的大妃的，赫连铮的心，永远只忠于她一人。”

他话语铮铮，金刚石般璀璨刚硬，夕阳洒入，给神情朗然的男子周身镀上一层灿灿金边，让他整个人看起来仿佛是一块巨大的金刚石，不惧红尘磨砺，永绽光辉。

宗宸看着这样的男子，只觉得心潮涌动，知微身边的男人，宁弈恩怨纠缠，南衣心思纯澈，知微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始终不涉情爱，但很明显，将来或一笑泯恩仇携手天下，或半生付流水归隐山田，总不外是这两个人。

唯有赫连铮，就现在看来，知微视他如挚友，态度极亲近，唯因这样的亲近，反而分外坦然旷朗，半分旖旎心思也无。

他看似离她最近，连大妃名分都是他的，其实却是最远。

赫连铮是聪明人，他看得出，他自然也明白。

知道，却依旧不争不抢不求，依旧将丹心捧上毫无怨尤，依旧笑得这么透彻开朗，赫连铮的心胸，连同为男子的宗宸，都不禁钦服。

因了这一份心潮涌动，宗宸突然也有了说心里话的欲望。

“我出身于轩辕世家你是知道的。”宗宸微笑道，“早先大成那时候，轩辕、战、燕氏都曾各有一国你自然也明白。”

赫连铮点头，“正是因此我不明白，按说你们该是仇人，大成不是将轩辕灭国了吗？”